第二百一十九章 撒手

“你是谁？”包志心平静的问道，那语气一副整个场面我已经掌控中的样子。

“我是谁管你什么事。”洪凡白的愤怒显得自己特别无礼，像是一个泼妇。完全不是一个在历练了十年的样子。

不过包志心依然一副稳若泰山的样子淡定的开口：“这位姑娘至少也要动一下礼仪吧。”

“现在我就教教你什么是礼仪。”洪凡白的手中出现了一把长剑，刺向包志心。

而就在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顾心林突然站在了包志心的前面，洪凡白刺出的剑停在了半空，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顾心林。

“我日。”四声惊呼从这荒凉的破屋中响起，不管怎么看顾心林这行为就算是跳进清河都洗不清了。

洪凡白感觉一道天雷打在自己身上。

就算刚才他两抱在了一起她也一直相信自己的男人是爱着自己的，刚才的一切都是鬼迷心窍，但是现在真的让自己接受不了，就算是自欺欺人也是让自己难以相信。

一股无力感从内心深处往外攀爬，吞噬着自己的全身，手中的剑无力的落到地上，碰出脆响，双腿的力气支持不住自己的重量。

顾心林一步上前扶住要倒在地上的洪凡白，把他搂在怀里。

洪凡白一点反抗都没有，随着顾心林的动作移动，无神的双目不知道他的意识去了哪里。

“别去。”雷亚双手抓住正要冲出去的蓝和仇，此时他们身上的杀意已经缠身，蓝手中的黑色匕首隐约冒着黑炎，蓝的手上冒着血红色的暗光。

要不是雷亚摁着他们，现在那个女的就已经肢体分离了，绝对是最惨的那种。

站在旷地上的包志心瞬间感觉到两股猛烈的杀气冲击自己的精神，惊讶的着看杀意的来源，三个人影隐藏在黑暗中，不过包志心相信要是自己再做什么多余的事情绝对死在这里。

顾心林搂着洪凡白，神情冷冽的看着包志心说：“你回去吧，这里的情况你应该看到了吧，再不走我可保不住你。”

包志心看了眼顾心林怀中的洪凡白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现在能出去了吧？”蓝的声音有些低哑，看样子是在强压着自己的怒意，只是不知道这怒意是来自那个女的身上还是顾心林身上。

雷亚慢慢放开两人的肩膀，两人冲了出去，不过没有去追包志心，而是站在了顾心林的面前。

“不解释一下吗？”蓝看着顾心林的脸，明显的质问。

“边走边说，凡白的状况很不好。”顾心林把洪凡白抱起来走了出去。

“你们找到这是因为发现了那封信？”

蓝回答：“对。”

顾心林继续追问：“谁发现的？”语气中的愤怒不言而喻。

“雷亚。”跟在顾心林身后的雷亚说道。

顾心林沉声说：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”就算是他们不说，都能猜到是谁发现的。

蓝和仇从来不坐在自己的桌子上，因为他们坐不习惯，一次就够。而凡白要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也不会发现那封信，因为太了解她的习惯，那封信正好放到她接触不到的死角。何况自己的房间从来不会进入第五个人。

不过悲哀的是自己没算到第四个，雷亚醒过来了，然后因为走得急把那封信给忘了，这也算自己的小失误。明明都在雷亚身上吃了大亏了，结果还是没防住。

现在想想真的很对，宁愿要绝对服从命令不动脑子的仆人，也不要会动脑子的队友。

对于顾心林的愤怒，雷亚没有说话。

毕竟这次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引起的，要是没发现那封信顾心林也不会被发现，然后就没有刚才的对峙。

三人走了一段路，顾心林才开始说：“那封信是我昨天接到的，你们是不是猜这次的稳定跟那封信有关。”

三人“嗯嗯”的点了点头。

“也算是吧。”顾心林没有否认，继续说：“本来这个稳定期大概会在三到四天之后来临，现在这个局面有一半包志心的功劳。”

仇问：“那你答应她信中的事了？”

“要是两个时辰前我的确想答应了。卸磨杀驴也好、真的答应也好，我不知道后来会干出什么事来。”顾心林沉默的了一会感觉自己应该解释一下这句话：“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任何省力省劲的方法我都有可能用，包括你们看到的那封信上的内容。”

蓝说：“都知道，我们跟出来就是不相信你。”

“你们真是‘信任’我呢”顾心林把信任两人咬的很重，就是知道这群小子是这样的货色。明明嘴上说的信任，其实心里一点也不信任。

都太了解对方，顾心林也没放在心上继续说：“刚才我跟她说了我不答应她信中的事，接下来的战斗全靠自己的能力。”

蓝问：“即使对方提出了这么丰厚的要求？”

“我对其他女人的身体没兴趣。”

仇问：“那你两怎么抱在一起了？还有洪凡白那一剑怎么回事？这个你怎么解释？”

“抱是因为控制住局面，我感觉欠她个人情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现在需要一个外人来帮我控制局面，”这是我的失责。当然了。”顾心林看向雷亚说：“这里面一半的责任要归雷亚。”

雷亚诚恳的说：“是是是，这个锅我背。”

“挡那一剑也是因为这个，虽然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不过也想跟她来场公平的对决，看看谁的脑子更厉害。”

“当然你是你了。”蓝说：“你手下几个灵海境，他手下几个灵海境？”

“不。”顾心林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似乎只要一涉及到他的领域这里的一切都需要严肃对待。

“这次的进攻雷亚只要负责城主就可以。蓝负责和其他灵海境负责肖家，仇和一个灵海境负责包家。分头行动，实力达到达到同一水平。”

雷亚说：“虽然你这么说，但还是感觉你占了太大的便宜。”

顾心林回答：“是吗？没办法就这样。要不蓝你就歇着。”

“歇着？”这句话让蓝炸了起来，声音提高了八度：“我大老远跑了，你让我歇着，顾心林你脑子进水了。这么好玩的事你不带我。要是这样我现在就去肖家大开杀戒，实在不行我还偷了张我妈的卷轴。”

“行行行。”顾心林打住了蓝的话，跟雷亚说：“看到没，我想压缩实力就是这个结果。”

“那现在呢？”雷亚问，不过这个问题问的是顾心林怀里的人。

“先回去吧。明天我要是没露面你们就按照我写的去做，放在我桌子上左边第一列最下边。”

毫无疑问五个人依然是翻墙进入成家。

“早休息吧，明天你们会很忙。”顾心林抱着洪凡白走向自己的屋中。

“你这话最应该跟雷亚说，他最喜欢睡觉。”仇说着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不过雷亚他们三个站到自己的门口同时停下来动作，等待着顾心林关门的声音。

“心林。”雷亚喊道。

刚要关门的顾心林停了一下看着雷亚的方向。

“有些事情真的应该坦诚布公，凡白跟我们不一样。你太聪明了。”

最后这句话不知道是在顾心林还是在说这也是缺点。

“我的事情还不需要你们这帮臭小子来管。”顾心林关上门，隔绝外面的一切。

蓝说：“比我们大一两岁就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还教育我们。真是不可理喻。”推门走进房间。

“睡觉了睡觉了。”雷亚说。

“这里面就我一个是正常人吗？”打开门，一股哈欠从身体里释放出来，大步走进房间。

寂静覆盖着星瀚城，因为三家地痞势力的争夺还有城主府的参与，虽说没有人心惶惶但也是有些深夜闭户，就连打更人也是两个结队工作，好歹有个照应。

至少最近这几天晚上是没消停过。

两个打更人正好逛到成家的墙角，敲了五下锣，表示卯时的到来，也表示自己今晚的打更结束，一夜无事就是最好的结果。

打更人刚松了一口气就看到一个身影从成家翻出来，轻轻落地。

两人刚要惊呼出来就感觉自己的嗓子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大手掐住，然后昏了过去。

黑衣人消失在黑暗中。

清晨到来两个打更人揉着自己的头醒过来，原来自己还没死。

此时成家的偏僻角落，顾心林的房间中。

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不是什么重要的内容而是一个药方。

四个人围着这张桌子坐着，看着眼前的这张药方，只是写这张药方的主人已经不见。

今天早上顾心林房间的门突然打开，顾心林从里面跳出。大动静惊动了其他三人。

“凡白不见了。”

仇问：“不见的意思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雷亚着急的说：“你还不赶紧追。”马上就要跑出去。

“等等，雷亚。”顾心林叫住他，说：“进我房间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雷亚眼神怀疑的看着顾心林。

“进来吧。”顾心林淡定的说。

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不解，为什么？从昨晚开始顾心林就显得怪怪的。

“凡白不用去追。”顾心林做到自己的椅子上，只是脸上的表情一点也不好看。

“这是她留下来的纸条，应该是给雷亚的。”顾心林把纸条递给雷亚，就是那份药方。

上面写着：治疗双重音。